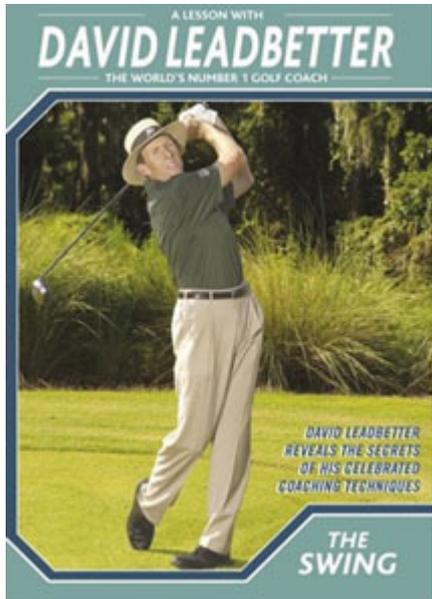


「海都之星」與我
第三章：在奧蘭多的日子

完成高中學業後，我年滿十八歲，父親帶著我一起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大衛利百特高爾夫學院（David Leadbetter Golf Academy）。選擇奧蘭多學球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裡正是那位神奇小子伍茲初露鋒芒的地方。



利百特高爾夫學院



高爾夫球手的夢想世界，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這時，泰格·伍茲已聲名大噪，伍茲之名及「老虎」伍茲的綽號家傳戶曉，他那時仍在奧蘭多打球、訓練。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能否躋身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PGA）巡迴賽，能否與父親肩並肩在這男性天地一起奮鬥，就看這次了。



泰格·伍茲和他的父親厄爾·伍茲（Earl Wo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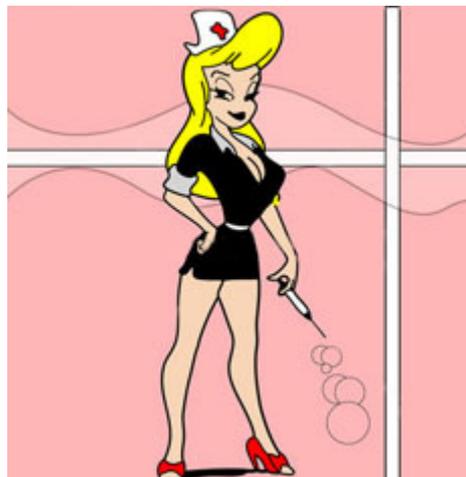


我和父親就如伍茲父子

但是首先，父親需要獲得一個俱樂部的會籍。那是億萬富豪喬·路易斯（Joe Lewis）旗下的艾爾沃斯高爾夫暨鄉村俱樂部（Isleworth Golf and Country Club）。父親向美籍印度裔隆胸外科醫生買下了一座雅致的別墅，裡面除了配有泳池和玫瑰花園之外，更可俯視著高爾夫球場的第六個球洞。搬進了這座別墅父親更有必要成為這個高爾夫球會的會員了，以後出了家門就能就地練球。



在艾爾沃斯的家



隆胸手術

父親畢業于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的物業、在香港做生意，是法國高爾夫球會、香港皇家高爾夫球會的會員，還是日本著名的三百會員俱樂部的聯繫會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確定自己能否成為艾爾沃斯的會員。這家俱樂部場地極為氣派，全場十八個球洞均以哥倫比亞著名藝術家費爾南多·博萊羅（**Fernando Bolero**）的雕塑作為裝飾。博萊羅的油畫和雕塑以作品形象「圓潤」聞名。艾爾沃斯球會會籍只限一百名，其中少許會員根本都不打高爾夫球。



博萊羅的騎師雕塑



博萊羅的騎師油畫

其實，艾爾沃斯球會也是知名人士「老虎」伍茲、馬克·歐米拉（**Marc O'Meara**）及斯圖爾特·艾波比（**Stuart Appleby**）的「入門」球場。會籍面試委員會的主席正是佛羅里達州狄斯奈樂園的主

席。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狄斯奈樂園



艾爾沃斯俱樂部

父親打電話給母親，透露自己對下一輪面試的擔憂。母親碰巧得悉富豪喬·路易斯有一匹種馬「沙漠王子」，寄居于愛爾蘭國家種馬場，所以知道他也十分關注賽馬界的活動。母親建議父親向面試小組提及自己培育的母馬「海都市」曾勝出1993年凱旋門大賽，但是父親並沒有聽進去母親的建議。在父親看來，女人的提議恐怕不適用於高爾夫這個男性天地。



愛爾蘭國家種馬場



這不是男性天地嗎？

面試開始，隨著時間推移，氣氛越來越僵，父親不能與面試小組產生共鳴。他常常引用電影《窈窕淑女》的大男人主義名句：「男人天性善良、溫柔體貼」，現在終於發現是時候聽取自己的「繆斯妻子」的建議了。



電影《窈窕淑女》



妻子是我的繆斯女神嗎？

他不再猶豫，對面試官說：「對了，我的一匹母馬‘海都市’是1993年凱旋門大賽的冠軍。」話音剛落，對面那張嚴肅的面孔立刻綻放出燦爛的笑容，「‘海都市’現在怎麼樣了？她的後代如何？」母親及她的傳奇愛駒，終於讓父親打破僵局，獲得會籍，以後可以開始與超級偶像「老虎」伍茲在同一個俱樂部的餐廳共用美酒佳餚了。



母親的傳奇愛駒



與高爾夫球偶像「老虎」伍茲在同一家俱樂部的餐廳共用美酒佳餚

後來，父親與別墅原主，那個美籍印度裔整形師成為好友，常常一起打高爾夫球。我則繼續訓練，也開始參與比賽。



接受訓練



練習中

他們後來十分相熟，只需看看外科醫師朋友所提出的奇怪要求便可見一斑：醫生朋友要求在我們的別墅有一條自由進出的通道，還要求能夠在別墅停泊座駕，把高爾夫球車放置在車房內充電，甚至把大量啤酒存放在我們的冰箱裡——這樣打球打到第六個洞時，他就可以及時進屋補充水份了。爸爸為人隨和好客，很快便答應了，不過這個安排只有我們三個知道。



賣出物業後仍要求可以自由出入別墅

母親雖不情願，不過暫時接受她的寶貝兒子迷上這項可怕的、既孤僻又浪費時間的「蘇格蘭遊戲」。她放下在中國的業務來探望我們。每天早上，她都會如常地穿著白色絲綢睡衣，在泳池旁打太極。可是這天別墅中突然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的印度男人，大搖大擺地走進「她」的家，從「她」的冰箱裡拿出幾罐啤酒，然後又去「她」的車房找高爾夫球車！你可以想像我的母親是何等驚愕。



屬於內家拳的中國武術「太極拳」



代表陰陽的太極圖「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母親拿起太極劍自衛，厲聲問道：「你在我的園子裡做什麼？」當然一個身材嬌小的中國女人去對抗一個如此高大的入侵者，獲勝的可能十分渺茫，但是面對挑戰，母親永遠都不會退縮。

「我是個整形外科醫生。」

「我們家可不是醫院！」



對抗入侵者



母親以為家裡來了匪徒

聽見外頭的聲音，我趕忙從一扇窗子跳出去控制局面。氣氛回復平靜後，我告訴我受驚的媽媽，自己也花了一段時間適應，才習慣這位外科醫生時不時現身廚房，拿著他的啤酒，慢條斯理地跟我笑著說「早上好」。

Good Morning



Just Wanted to Pop In
& Wish You A
Good Morning!
Have a good Day!!

崔家老友，早上好！！

寫到這裡，好像偏離了本書主題「海都之星與我」，但我相信我描述的這條迂回曲折的「靈」馬之旅會滿足各位的好奇心。長話短說，我經過了五年艱苦奮鬥，仍未能爭取到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的入圍名額，卻得到加拿大的同類資格。爸爸對我的期望終於算是達成了。



我的職業高爾夫協會聯賽證件



為取得這個球手資格，我付出了心血和淚水

我付出極大代價，千辛萬苦終於獲得職業高爾夫聯賽資格，結果卻失望地發現，這高爾夫球的巡迴賽有如糖衣陷阱，看來像美麗的天鵝浮在平靜湖面上，但其實它的雙掌不停地在水底掙扎是旁人所不見到的。母親卻很高興。她害怕寶貝兒子在學術上落後於人，堅決讓我踏上學術之路，去倫敦的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修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倫敦的卡斯商學院



母親對英國的商學院評價甚高